

從另類中的另類探尋彼此： 埃及 Sekem 人智學社區學校的啟示

成虹飛

2018 年的夏天，走訪了埃及 Sekem 社區與學校。該社區是受到源於歐洲的人智學啟發而設立，該學校也具有華德福教育特色，然而，它座落於回教的文化國度，可謂另類中的另類，不但背後有著動人的故事，更開啟了難得的探索與思辨空間，讓我們有機會跳脫習以為常的認知框架，以更寬廣的角度看待教育，尤其是探尋如何處理主流與另類、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筆者以夾敘夾議的方式，透過混合文體（mixed-genre）的拼貼設計與交叉堆疊，呈現 Sekem 社區與學校的探訪經驗與省思，企圖凸顯的真正主題是「跨越主流與另類、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鴻溝之可能性」，而以 Sekem 的敘事作為鋪陳此主題的媒介。我在前半部的敘事位置是居於旁觀者的地位，試圖由外部拼貼一個圖像。在本文最後一部分，我從「局外人」的位置挪移到「分享者」的位置，朝局內移動，從另一途徑去理解 Sekem。

關鍵字：Sekem 社區、華德福教育、主流與另類、自我與他者、混合文體

作者現職：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成虹飛，e-mail: hcherng@mail.nd.nthu.edu.tw

壹、緣起

近二十年來，華德福教育在臺灣持續發展，作為一種另類教育，它的興起為臺灣教育注入新的動能，也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根據 Merriam-Webster 字典的定義，「另類 (alternative)」有兩重意義，一個是「提供或表達一種選擇」，另一個表示有別於尋常 (usual) 或通俗 (conventional)。換言之，華德福教育的興起與存在，意味著對於主流的一種挑戰，形成辯證的張力，帶來改變的契機。

過去十年，筆者持續與國內外華德福社群接觸，一方面學習與推廣人智學，一方面參與若干華德福學校的轉型與設立，我的思維與生命因此轉化，從原本的冷眼旁觀者，變成了積極的倡導者，深感此種以生命整體發展為本的理念教育，正切合了時代的需要，希望將之引介給社會大眾，彌補現代教育過度偏重工具理性與物質主義、忽視內在靈性生命與全人發展的弊病。

然而，這不表示我對華德福教育在臺灣的發展沒有疑惑。首先，由於華德福教育源自歐洲，在臺灣的土壤上成長，必然面對如何維護品牌、避免劣質仿冒的課題，但同時又要與本土文化融合再生，才不會淪為一種變相的殖民教育。另一方面，華德福學校雖在百年前是為工人的子女設立，在臺灣發展迄今卻有菁英教育的傾向，根據作者多年參與華德福運動的經驗與對於制度性因素的觀察，因為華德福教育係非體制的另類教育，家長須具有相當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方有為其子女選擇此類教育的知識條件與物質條件，資源較少的家庭實難得其門而入，好的教育究竟能否讓所有人共享，還是永遠只是少數人有機會，仍是個待解的難題。而且更需要警惕的是，華德福教育本身會不會也變成另一種主流，乃至於走向封閉與僵化？

為了尋找答案，過去數年間，我走訪了德、義、英、美、紐等國家的各類華德福學校與人智學社區，雖獲益良多，總覺缺了關鍵一角，就是這些案例都座落於西方基督文明影響下的區域，而且社會相對富裕。直到 2013 年，從一位前輩口中得知埃及有一名為 Sekem 的人智學社區，其中還設有學校，立刻就引發我極大的好奇，心想以基督精神為核心的人智學，如何可能在回教世界裡長出社區與學校？而且埃及並非富裕的國度，這樣的另類人智學機構的存在，可謂另類中的另類，讓我們有機會跳脫習以為常的認知框架，以更寬廣的角度看待教育。它不但開啟了難得的探索與思辨空間，背後究竟有著什麼動人的故事，也引人好奇。

當時本想盡快動身一探究竟，卻被前輩勸阻，說埃及剛經歷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1.25 革命」，政局仍動蕩不安，最好等待一段時日再行前往。歲月如梭，當我真正踏上前往埃及的旅程，已是五年後 2018 年的夏天。12 天的行程，何

其短暫，只夠浮光掠影匆匆一瞥，但所見所聞，已足以在心中烙下深印。

以下，就以夾敘夾議的方式，陳述參訪 Sekem 社區與學校的經驗，並對其中的教育與社會意涵，加以論析。我在本文前半部的敘事位置是讀者與參訪者，居於主體與客體二分的旁觀者地位，主要資料來自於閱讀創辦人阿布萊希博士的自傳，以及觀察和訪談 Sekem 的成員，試圖從外部拼貼出一個整體圖像。我將先聚焦在社區的創建，接著帶入農耕，然後介紹學校。希望透過這樣的順序，覺知學校教育不能被當作孤立的單位，而必須放在社區的整體中來對待，成為永續發展的核心部分，服務於社區整體的福祉，而不僅是少數的優勢階層。Sekem 提供一個典範，讓我們看見學校教育如何從社區生活中長出來，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形成一種互相支持與滋養的循環。

在本文最後一部分，我的探究位置將從「一位到 Sekem 參觀的訪客」的局外人位置，向內挪移到「一個參與 Sekem 教師培訓的夥伴」的分享者位置。我曾參考 John Elliot (1988)，將探究關係分成：主客對立、傳譯、啟蒙與分享等四種關係（成虹飛、顧瑜君，2004）。我試圖透過不同的關係位置中的挪移，從不同途徑去理解與連結 Sekem。我將在本文最後一部分呈現在 Sekem 學校的一場特別的邂逅—受邀為學校的教師群介紹臺灣的教育實踐，而且選擇了一種另類的知識傳遞途徑—將自己的**教師畫作**，當作分享的媒介，引發在場的阿拉伯教師們熱烈的迴響，是一次跨文化實踐知識的連結經驗，也是一場重要的學習，由此體認主流與另類、自我與他者之間，互相感通的可能。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屬於非傳統的質性研究形式，就是並非屬於透過長期參與觀察、歸納分類的資料分析以及濃密描述的現代性 (Modernist) 田野報導。本研究採取的是 Laurel Richardson (2000) 指稱的混合式文本 (mixed genres) 書寫探究取徑。質性研究從 1970 年代起，就已經產生文體界線模糊 (blurred genres) 的現象，各種理論取向與方法典範交流互補，並接受後現代、後殖民與文化研究的洗禮，展現多元活潑的光譜 (Denzin & Lincoln, 2000)。質性研究不再只是僵硬死板的分析性社會科學文本，而同時能展現藝術創作的動人力量 (Richardson, 2000)。在過去二十年來，臺灣的質性研究主要透過敘事探究的取徑，也展現出多元書寫的風貌，包含用故事、詩歌、圖畫、戲劇等作為探究的方法與媒介，呈現生活世界的複雜風貌與變化歷程，相關案例不勝枚舉 (例如：陳恬慧，2016；張維國，2017；吳學儒，2015；黃斐功，2012)。

本文作者試圖用探訪、敘事、轉述、評論、圖畫的交疊拼貼與探究位置的挪移，透過在 Sekem 的所見所聞與所做所為，從不同的角度與面向，體察主流與另類、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深層意義。這樣的多文體書寫對於研究者而言，一方面拓展了更動態的、多層次的、具有主體意義的探索空間，另一方面也面臨

了更多書寫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ies) 與不妥適性 (illegitimacies) 的風險。對於讀者而言，也可能是一種閱讀模式的挑戰與冒險。然而，作者認為本文的價值終究仍有某種衡量的標準，而不是譁眾取寵的書寫遊戲。正如同 Richardson (2000) 提出的：書寫內容有實質的知識貢獻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美學的成就 (aesthetic merit)、反身性自覺 (reflexivity)、情感與理智的衝擊性 (impact) 以及顯現某種真實 (expression of a reality)。

貳、Sekem 的社區有機體

一、全面生活照顧的理念社區

Sekem 作為一個典範，不能只看它的某一部分，比如學校，而必須先看見它作為一個整體。人類文明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市化的結果造成傳統的社區生活解體，加上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邏輯，使得社會關係變得疏離冷漠，生態環境更遭到嚴重破壞。Sekem 的創建，正是試圖抵抗這種物質文明汨濫無度的社會發展方向。

我住在社區裡的賓館，接待者阿敏 (Amin) 校長帶我走訪了社區裡每棟建築與庭院角落，聆聽了各部門如何運作的詳細解說，深切感受到，這是一個為了所有員工終身福祉而創設的統整性生活組織，整個環境的氣氛友善和諧，是史代納博士三元社會理想的具體落實 (Steiner, 1972) -- 追求文化的自由、社會的平等與博愛的經濟。

Sekem 創立於 1977 年，創辦人 Ibrahim Abouleish (1937-2017) 博士，在埃及沙漠中鑿下了一口井，並根據史代納博士 (Steiner, 1958) 發展的人智學與生機動力農業 (Biodynamic Agriculture, BD)，建立了一座復育土地生命力的農場，一步步打造出永續的生態社區，涵蓋製衣、草藥、農耕、教育與醫療等事業。40 年來，從一方農場，發展為 2000 名員工的社會企業與文教事業，契作的農夫也有 2000 人。1989 年，設立具有華德福精神的學校體系，招收鄰近學童，涵蓋各社會階層，從幼教、特教及中小學到技職教育，各年段學生從托嬰到大學，包括回教徒與基督徒，鼓勵跨宗教的和諧相處與相互尊重。。

阿布萊希博士回鄉創立 Sekem 以前，曾在奧地利學習化工與藥學，並在企業工作且成家立業。40 歲時，他回到埃及，在開羅東北邊 70 畝的沙漠上，建了一座 BD 農場。他不但想在沙漠裡種出農作物，而且要讓工人們與當地的同胞都受到全面的健康照顧，更要讓他們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這個地方將有能力自給自足永續經營，而且讓伊斯蘭宗教與西方科技和諧共存。Sekem 的產品外銷到歐美，並與 800 個埃及和蘇丹農場契作，生產高品質的有機穀物、藥草、

水果與蔬菜。2004 年，阿布萊希獲 Schwarz 基金會提名為世界十大傑出社會企業家 (Abouleish, 2005)。

阿布萊希博士本來在奧地利有優渥的生活，因人智學的啟迪與故鄉的召喚，讓他決心回到埃及，在貧瘠的沙漠中建立了這個社區。以下這段文字，是當初促使他投身 Sekem 志業的心靈圖像。

沙漠中我看見自己，站在一口井前汲水。我小心翼翼的把樹苗、藥草和花種下，用珍貴的水滴滋潤它們的根。清涼的井水引來人們和動物，使他們清新活躍起來。樹形成了蔭，土地變得翠綠，清香的花朵盛開。蟲子、鳥兒與蝴蝶將它們的虔誠奉獻給造物主，彷彿正念誦著可蘭經的蘇拉篇章。人們感應到神所隱藏的祝福，珍愛祂創造的一切，視之為天堂在地上的映像。對我而言，走過沙漠中漫漫長夜的旅程，在敵意圍繞的環境裡創造出綠洲，這樣的心念，就像耶穌在清晨復活的圖像，我看到它在我眼前浮現，如同在沙漠開工前的建築模型一般。然而，我實際上想要的更多：我希望整個世界都能如此開展起來。(Abouleish, 2005, p. 13)

二、跨信仰的信仰者—阿布萊希的心靈世界

當初吸引我來 Sekem 社區的最重要原因，是因為它跨越了西方基督文明與東方回教文明的壁壘。我實在太想知道，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的種子，如何能在回教世界的土壤裡，生根茁長，甚至開花結果。就像我一直想知道，在臺灣的土地上，人智學與華德福如何與我們的文化互相了解、愛慕，進而有新的結晶。當我們接受史代納的體系薰陶啟迪的同時，不可能假裝自己是一張白紙，而必定是帶著我們自己身上的文明體系與之交會。好比最近拜讀到兩篇臺灣華德福教師的博士論文 (王智弘, 2018; 張維國, 2017)，就分別從新儒家與佛學詮釋史代納的思想。

那麼阿布萊希呢？這位一手創立 Sekem 的社會企業家，一位深受歐洲文化洗禮與人智學啟發的埃及回教徒，怎麼處理內在並存著的兩種信仰體系？遺憾的是，阿布萊希去年過世了，無法親自請教他。幸運的是，此行有機會遇見賽兒瑪 (Selma)，阿布萊希的孫女，年約 30 歲，在 Sekem 長大，但是在德國斯圖加特華德福師訓學院唸完大學，現在是 Sekem 學校的核心人物。我問她關於阿布萊希在那篇沙漠的井邊汲水的文字，曾提到可蘭經，又提到基督復活，究竟他的祖父是回教徒還是基督徒？

賽兒瑪沈思了片刻，回答說：「祖父骨子裡其實是個回教徒。」她從小看見祖父在研讀可蘭經的經文，而且苦思經文的意義「他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表面

的回教徒，而是在靈性深處。」另一方面，賽兒瑪說，祖父也是個基督徒，甚至內在也有猶太和佛教的成份。「在靈性深處，這些其實沒有太大分別。」賽兒瑪如是說。我聽了猛點頭，「跟我猜的一樣！」我的猜想是，如果阿布萊希無法統合內在不同的信仰體系，哪有可能匯聚出如此強大的思想、情感與意志力量，去創建出 **Sekem** 這個宏偉的事業？

那他是怎麼做到的？

真是上天眷顧，隔天，收到另一位 **Sekem** 成員伊凡（Yvonne）送的書，是阿布萊希本人用自傳體寫的，書名就叫《**Sekem**》，副標是：埃及沙漠裡的永續社區。作者在書裡清楚描述了自己信仰生活的轉化過程。我參考書中的內容，概述如下。

18 歲的時候，仰慕歐洲文化的阿布萊希，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地離家出走，到了奧地利葛拉茲（Graz）的大學，選讀化工，那時他連德文都不會說。頭幾年過得很寂寞，唯一能支持他走下去的就是回教的信仰。他持續童年的習慣，每天唸誦可蘭經與祈禱，而且身體力行可蘭經的教義。比如先知說，我們要修行阿拉的品德：阿拉是忍耐的，就修煉忍耐，阿拉是寬容的，就修煉寬容，阿拉是有智慧的，就修煉智慧...。透過這樣的修煉，阿布萊希與神建立了內在緊密的聯繫。這個聯繫，幫他渡過了生命中每一次的難關。

另一方面，歐洲的生活讓阿布萊希接觸了基督信仰，認識了三位一體。然而，這是一般回教徒絕不能接受的，認為三位一體（父子靈）把神變成三個，違反了可蘭經要求只能信奉唯一真神的基本教義。可是阿布萊希發現基督徒並不把父子靈看成是三個人格化的神，而是看成神所展現的三種特質，覺得回教徒與基督徒之間的誤會真是太深了。

為了找到基督精神與回教教義的連結，阿布萊希研究阿拉的 99 個名字，仔細分辨每個名字的屬性，認為剛好涵蓋了父子靈三種特質，而且每個特質各對應阿拉的 33 個名字。他還做了一張表，把它們的對應關係一一羅列出來。這是阿布萊希自己找到的內在通路，把基督信仰與回教信仰連結起來，讓兩者和諧共存。他也順利與信仰天主教的德國女孩結為連理，美好姻緣持續一生。

在葛拉茲求學的日子，讓阿布萊希深深融入歐洲文化，尤其音樂、詩詞與哲學，從他的談吐幾乎已經看不出埃及人的背景。但他知道，自己活在兩個世界，兩條不同的河流在靈魂中交會。儘管他仍是個不吃豬肉、不飲酒而且每天規律祈禱的回教徒，卻同時也能望天主教彌撒，感受信仰的寧靜。他發現自己能同時存在於兩個世界，用兩種方式思考。在同時經驗兩個信仰的時候，阿布萊希發現，出現了**第三個東西**。他已經不只是想讓兩者並存，而是要追求第三

種的信仰狀態，讓自己活在兩者裡面，並超越到更高的存在層次。

我體驗到的不是廉價的妥協，也不是容忍，而是一種統合。甚至是一種如同歌德所說的揚升，一種真實的將內在的兩種文化合而為一，讓我經驗到一種美妙自由，這樣的時刻讓我無比喜悅。(Abouleish, 2005, p. 47)

讀了阿布萊希的文字，心中迴盪不已。他能夠如此深刻地走進基督世界，找到聯通之路，其實是因為他深刻的回教信仰。正如唐君毅所言：「在遙遠的地方，一切的虔誠終當相遇。」我相信好的學習，會讓人更找到自己，讓自己更好，而不是想把原來的自己丟掉，喪失了原本的自己。

三、阿布萊希與人智學的相遇

阿布萊希是個很會說故事的人，書中對於往事的描繪，歷歷在目。他的際遇，頗有傳奇性，讓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的主角，如何在偶然的機會遇到高人指點，改變了一生命運。雖然他的生命歷程頗為傳奇，但是能夠提醒我們去聆聽生命中的召喚，找到自我實現的方向。

阿布萊希與人智學相遇是在 1972 年，當時在奧地利一家醫藥公司任職，負責研發部門，意氣風發，業務涵蓋世界各國，經常出席國際會議，甚至還研製出以他為名的專利藥品。

這一年，他受邀演講，演講的時候，台下有位儀態雍容的老太太專注地聆聽。演講完後老太太特意等聽眾散去，然後走過來找阿布萊希，問他有沒有興趣認識人智學，並邀他到家裏作客。老太太名叫瑪莎·威特 (Martha Werth)，是位鋼琴教師。阿布萊希依約到訪。她取了一本書《自由的哲學》¹，請阿布萊希從導論開始朗讀。她專注聆聽他大聲地讀完整頁，然後請他複述該頁的內容。阿布萊希發現，必須要花很大的內在努力，才有辦法真的了解和重述裡面的內容。

在那之後，阿布萊希頻繁造訪她家。每唸完一段，老太太會要他重述內容。他發現自己內在起了一些變化。其實，這個閱讀與重述的練習，跟整本書的要旨是契合在一起的。對阿布萊希而言，這個經驗最大的啟發是經由大量的心智努力，經驗到思考的行動本身，讓他更能以專注自覺的方式組織周遭的事物。

¹ 這是史代納的代表著作之一，透過對自己思想過程的觀察，處理主客對立的知識論，從而通到倫理學的根本議題，提出倫理的個人主義 (ethical individualism)，並探討自由的本質 (Steiner, 1964)。

這樣的努力改造了他的內在與外在。阿布萊希臣服於這樣的變化，彷彿重生一般。這些變化的發生，倒不是因為他讀的那些內容，而是因為閱讀時涉入的心靈工作的品質。此後，他深深愛上了人智學，人與自然向他顯露出嶄新的風貌。對於未曾接觸過《自由的哲學》這本書的讀者，或許覺得不可思議，為何阿布萊希會因為讀此書而有深刻的內在變化。本書的最初的書名是《靈性活動的哲學》，透過每一章的發展鋪陳，讀者跟隨史代納進行一場覺察內在思想狀態的旅程，成為更加清明自覺的思想者與行動者。

老太太後來變成他的摯友。他也越發深入史代納的著作，他學會以人智學為工具，透過對於可蘭經的鑽研，達到一種新的理解。這說起來簡單的任務，其實要經過緩慢的內在修煉才能達成。威特老太太這位神奇的貴人，不僅引領阿布萊希走進人智學，更是讓他後來起心動念回到埃及創立 Sekem 的關鍵人物。

1975 年，老太太想造訪埃及，邀阿布萊希同行。他欣然同意，帶著老太太走訪古埃及的各個遺址。雖然阿布萊希是埃及人，但是他以前從沒好好了解古埃及的文化與藝術。是威特老太太讓他明白，不要從外人的評價來看藝術品，而是要從古埃及藝術品的內在看見它的獨特性。阿布萊希作為埃及人的心魂，於焉甦醒。

這趟旅行也拜訪了阿布萊希的親友，從他們口中，久居歐洲的阿布萊希聽聞了埃及如何在過去 20 年納賽爾（Nasser）統治下，從一個繁榮富足的國家，一步步走向經濟衰敗與蕭條絕望。更讓他難過的是，埃及的農田，大量的使用化學農藥和肥料，土壤已嚴重鹽化。這一趟與老太太回埃及的旅行，讓他睜開眼睛，看見了自己家鄉人民奄奄一息的處境，兒童失學，民生凋敝，社會千瘡百孔，讓他憂心不已。三年後，阿布萊希回到了埃及，創立了 Sekem。

四、以農場為社區發展基地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阿布萊希到埃及創立 Sekem，他最先做的一件事並不是辦學校，而是設農場—先匯聚人們來農場工作，從農場長出社區，從社區再長出學校。這個本末先後的次序，對於理解社區與學校的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頗為關鍵。以下就略述 Sekem 農場成立的經過。

回埃及落腳之前，阿布萊希就對人智學的 BD 農法產生濃厚的興趣，相信這是解決埃及農業危機的途徑。他跟著一位專家考察了義大利的 BD 農場，深入了解這種農法的操作原理與方法。他發現當時的 BD 農業有個弱點，就是 BD 農夫們雖然很會耕種，卻不懂行銷他們的農產品。

其實，BD 農法創始者史代納博士對於商品的產銷，早有一套符合三元社

會理念的完整思維，以博愛經濟的原理，提出聯合（association）產銷的概念。就是讓經濟生產與消費的流程透明化，所有的關係人，都參與協商，對於彼此的需求達成互相的理解²。阿布萊希請教 BD 農業專家實現聯合的可能，得到的答覆卻是否定的，認為那只是一種遙遠的理想。但阿布萊希不這麼想，他堅信回到埃及後，不但要先設立一座 BD 農場作為基地，而且要把聯合的經濟思維，融入整個產銷的運作流程，讓農夫、加工廠、購買者都參與需求、品質、價格的協商，讓各方都明白各自的處境，並獲得合理的收益。

阿布萊希後來果真在 Sekem 實現了聯合的理想，讓 Sekem 成為世界傑出的社會企業。人智學不但在靈性生命上滋養了阿布萊希，更在現實的企業經營上，為他指引了方向，成功建立了經濟、文化與社會融為一體的永續發展模式。

Sekem 的誕生與發展，當然不能只靠阿布萊希一人，背後其實有歐洲人智學社群網絡的支撐。有一群來自歐洲的人智學伙伴，形成了 Sekem 營運的核心領導幹部，私下暱稱為社區的歐洲圈（European Circle）。我盡可能與這些核心成員都做了接觸。其中一位是在社區待了 37 年的 BD 農耕專家安歌拉（Angela）。當年她從瑞士來 Sekem 時才 23 歲。那時農場裡除了有牛和牛糞，只有無邊沙漠。但是她決定要留下來，一直待到現在，今年剛好六十歲。

我問最初是什麼讓她留下來，她回答：「我就愛作艱難與瘋狂的事，這樣才活得過癮！」她邊說邊掄起雙拳在半空中頓了頓，表示痛快。身材壯碩的她，充滿不讓鬚眉的豪氣。她告訴我一個營運農場的秘密，就是農場跟其他產業都不一樣，它是完全開放的，你做什麼、種什麼都在天地間公開，人人可見，所以充滿了可能性。農場也是個聚集人的地方，不只能長出作物，還能長出許多珍貴的有形無形的資產。就像 Sekem 的農場 40 年間長出了農產加工場、學校、醫院一樣，養活了許多家庭，讓子女受好的教育，子女長大又成為好的生產者，形成良性的循環。

安歌拉還提到一個許多友善耕作的農夫都認同的共享理念，就是「我有什麼是你需要的，我分給你一些，不需要交換條件，因為我有的也是之前別人分給我的。」她說，「這是發展農場的根本途徑。這樣世界不是很美嗎？」我與一些夥伴在新竹也正在發展一座融合農場，幾年前也從新竹另一座千甲農場拿了好多幼苗植株，尤其是水生植物像野薑花、鳶尾花，現在都在生態池邊開出美麗花朵。記得跟農場主人劉優夕再三道謝時，她說的一番話幾乎跟安歌拉講的

² 這樣的理念與社區支持性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的理念不謀而合。相關 BD 農場與相關產銷經營的介紹，可參閱 Trauger Groth 與 Steve McFadden 合著的《明日的農場》一書（吳比娜譯，2016）。

專論

一模一樣！期盼有一天，臺灣的華德福學校，甚至所有的學校，會像一座一座友善的農場，不論你是誰，你需要的，我分給你³。

除了與安歌拉結緣，我還走訪了與 Sekem 契作的農場。這是我非常期待的接觸。之前從手邊資料讀到 Sekem 讓埃及的農業減少了 90% 的農藥用量，而且增產了 20% 的棉花產量時 (Abouleish, 2005)，不禁起疑，是否有誇大嫌疑。希望透過實地參訪，要再好好跟農夫們當面核對一下。

我造訪的農家主人名叫果瑪，他表示，他們從事 BD 農耕之後，20 年來再也不用農藥與化肥。土地健康、作物健康、牲畜健康、人也健康起來。而且有了成功經驗以後鄰居間相互通報，大家紛紛加入 BD 耕作的網絡，把棉花、藥草與蔬果等農產品直接賣給 Sekem 的製衣廠、藥草場、有機蔬果公司等，再加工外銷到歐洲或美洲。Sekem 則派遣 BD 農耕顧問駐點，除了提供 BD 配方與耕作技術，每週都造訪各個農場一次，協助解決各種疑難雜症，諸如蟲害等問題。

果瑪說以前棉花田撒農藥規模大到還動用直升機，現在這種情景已成歷史。這回實地驗證 BD 農法的有效性，而且不只是一兩位農夫這樣說。Sekem 收購作物的價格也確實都是與生產方和消費方透明協商，讓各方的需求與利潤都得到合理的對待，免除了中間剝削，才知道 Sekem 在埃及已經累積了四十年的 BD 實作經驗，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超過原先的想像。

參、Sekem 社區與學校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了解以人智學與華德福為基底的 Sekem 學校，如何在伊斯蘭國度存活發展。參觀完農場與各個工廠之後，我展開對 Sekem 學校的探訪，陸續與一些學校人士對話，又跟著上了三天師訓課。

一、整個社區是一座學校

當阿布萊希決心要從奧地利回埃及創辦 Sekem 農場時，心中就已經有學校的整體圖像，在給威特老太太的道別信裡，他寫道：

³ 我曾聽許多臺灣華德福學校夥伴敘說與家長衝突的經驗。有一個值得省思之處，就是這些衝突往往肇因於彼此間並非如同 CSA 一樣的支持與聯合的關係，反而偏向服務業與消費者之間的市場關係。家長有疑問時，每每以客訴的姿態對校方抱怨，而校方感受家長的不信任與批評，使得雙方關係更加疏離，形成不利的循環。

我希望埃及同胞的心魂，能被一座沙漠裡的花園重新喚醒。當我建立好一座農場，作為心與靈健康發展的物質基礎，我將順著人的發展繼續辦幼兒園、學校、職校、醫院和各種文化機構。我的目標是讓人全面地發展—教育小孩與大人，教師、醫師和農夫。(Abouleish, 2005, p. 65)

在阿布萊希心中，整個Sekem社區就是一座學校，每個員工都是被照顧與被滋養的個體。我觀察到的也確是如此。譬如某個週四傍晚，我看到下班前幾百位員工在社區圓形廣場大集合，就像華德福學校的晨圈，他們圍成幾層的大圓圈，排好隊形後，眾人安靜下來，共同感謝這一週的辛勞，祝福新一週的到來⁴。主持人會點各部門主管的名字，他們一一用兩三句話簡述這一週完成的工作。幾分鐘的工夫，整個圈子的人都感受到共度了這一週。最後大家手牽手誦念短詩，來結束週末圈。散場的方式並非一哄而散，而是由三四個主管在不同的出口處分別跟每個員工握手，就像華德福的班導師一樣，微笑跟每個人說再見。我觀察握手時員工們的表情，多是帶著笑容。

正因為每個員工是如此被有尊嚴地善待，據說阿布萊希生前極受到眾人的愛戴。一位Sekem朋友告訴我，當社區有大型聚會的時候，開始前自然會人聲嘈雜，但是一旦阿布萊希走進會場，全場的大人小孩會自動安靜下來，那是種由衷的敬愛，就如同敬愛一位生命導師一樣。事實也是如此，阿布萊希生前不僅照顧員工物質的生活，也經常與他們講述可蘭經，照顧靈性的生活。

阿布萊希不但照顧員工的生命發展，也為他們的子女辦學校，照顧下一代的未來。甚至還有一個半工半讀的「洋甘菊少年計畫」，幫助十到十四歲原本因為貧窮被迫當童工而失學的孩子，讓他們回到學校讀書識字，課餘則去摘藥草，每天可以飽食一餐，並享有視力與牙齒的醫療保健。這樣他們可以得到學歷證明，將來可繼續接受技職教育，成為有益社會的人才。

二、不以「華德福」自稱的學校

雖然 Sekem 學校成立已快 30 年，而且長期由華德福背景的歐洲教育者參與辦學，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並不自稱是「華德福」或「史代納」學校。連上師訓課的時候，講師也不提這兩個關鍵字！這跟臺灣很不一樣，有的學校剛剛成立或還在轉型，就希望以華德福自稱；或是另有人擔心這塊招牌被不當使用，希望管制使用權，建立認證機制。Sekem 不但沒有這個狀況，反而刻意迴避這塊招牌，真令人好奇。

⁴ 埃及每週五是休息日，週六與週日照常工作。

經過探問，原因有二：一是「史代納」或「華德福」的標籤帶有歐洲基督教意涵，為了避免與本地回教文化摩擦，因而刻意迴避這兩個字詞的出現。從德國來培訓教師的烏麗卡（Ulrike）就說，她上課的理論基礎是華德福經典《人的研究》以及史代納談的教學實務，但是她並不直接講述裡面的內容，而是選擇性地將一些概念融入訓練課程中。這個作法很有啟發性，後面會再討論。

Sekem 不用華德福或史代納學校名稱的第二個原因，是沒有得到歐洲華德福權威機構的認可。從外來者角度看，它確實有些條件不到位。以師資來說，新進教師事先都未上過師訓，甚至對華德福毫無概念，剛來的時候只會複製過往的學習模式，多是照本宣科，因為過去成長背景就是如此。所以學校的主事者伊凡說，她需要在現場手把手帶這些教師，一點一滴教她們，從怎樣唸一首詩，怎樣說故事，一直到怎樣把課上得生動有意義。只是過程中根本不會提到「華德福」的名稱，更不用說人智學。

我自己又找到第三個原因。Sekem 學校的家長多半家境不富裕甚至貧困，對什麼是華德福根本沒概念，也不在意。學校不需要用「華德福」的名號來吸引家長。Sekem 學校的成立目的是照顧員工與附近居民的下一代，並沒有招生的市場壓力。這些辭彙在這裡都沒有意義，只有「怎樣作個更好的老師」「怎樣帶好每個孩子」才是教師們在意的。

我問了幾位學校核心人士，對於不被歐洲權威機構認可的感想。伊凡說：「他們認為我們不是華德福，可是我認為我們是！」師訓的講師烏麗卡則說：「我們本來就不該是華德福，華德福是歐洲的東西，這裡不是歐洲！」兩位德國女士說的話雖然相反，意思卻都一樣：我們在這裡做的是對的事，不需別人定義。

我又問了阿布萊希的孫女賽兒瑪，跟上面兩位不一樣，她有阿拉伯血統。我先問她學校教不教聖經裡的創世紀，這是歐洲華德福學校三年級的課程核心單元，也是臺灣華德福學校必上的主課程，因為史代納認為伊甸園的故事與九歲孩子的意識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但是賽兒瑪說，他們不講創世紀，也不講歐洲神話，而是講埃及與回教的故事。「我覺得在這裡講歐洲的故事是瘋狂而錯誤的事！」賽兒瑪有點激動的說。「所以我不說我們是華德福學校，我們是華德福啟蒙的（Waldorf-inspired）學校！而且我寧願這樣！」

她特別提到，她在德國的華德福師訓學院完成的學士論文，就是探討華德福教育與伊斯蘭文化的關係，主要論點是闡述 Sekem 學校與華德福理念的相通處。她把論文送給德國某華德福組織的主事者看，得到的 email 回應卻是：「貴校不符合華德福學校相關條件，不能算華德福學校，只算華德福啟蒙的學校。」賽兒瑪說她收到這封 email，難過了一個禮拜，因為她論文的基本立場被否定了。

但是她很快的覺悟到，這不是壞事，因為她要做的本來就不是歐洲的「華德福」；當一個華德福「啟蒙」學校，反而自由了，解放了。

「妳祖父阿布萊希博士也這樣想嗎？」我問。她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對！還好他也這樣想！」本來賽兒瑪打算繼續回到德國那所大學唸華德福碩士，是阿布萊希博士勸阻了她。那年暑假，學士剛畢業，賽兒瑪邀了幾位大學同學來 Sekem 學校幫忙，同學走後，阿布萊希博士跟賽兒瑪說：「妳不必回去唸碩士了！」阿布萊希博士觀察這幾個從歐洲來幫忙的同學，從不問問題，只是照他們會的做，所以他跟孫女說：「這樣的大學沒什麼好再唸了！」

令人感動的是，阿布萊希博士非常重視 Sekem 的教師培育，尤其是人格養成。他生前會每週兩次跟教師們談話，內容是關於靈性與生命的功課。據烏麗卡說，阿布萊希其實是用可蘭經的語言引領教師們銜接人智學，就像一座橋樑。我猜，阿布萊希應該也不需要跟教師們提史代納怎麼說，直接心靈交流足矣。重要的是靈性慧命的精進。

聽了 Sekem 這些關鍵人物的表達，對他們理直氣壯的姿態，印象深刻。以我個人的經驗，在臺灣能這樣挺直腰桿，面對歐洲華德福權威正統而能勇於提出在地主體立場的，尚不易見。

這次拜訪 Sekem 的學校，因為無法久留，只能針對華德福教育的定位與認同的關鍵議題做探問，未能有機會對該校課程與教學作通盤的了解，提供更詳實的報導，是本文的限制。

三、跨國依賴 vs. 文化主體

提出上述的觀察，不是要評比優劣，而是希望從一種差異的對照中，獲得新的覺察。這幾位 Sekem 關鍵人物，其實站上了特殊的強勢發言位置。他們本身若不是德國人（伊凡、烏麗卡）就是對歐洲／德國文化傳統有深厚認識的阿布萊希家族成員（賽兒瑪）。這些菁英領導階層，畢生投注在埃及這塊土地，勤奮耕耘，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兼具歐洲與阿拉伯的文化視角，他們已然不受一般的歐洲觀點所框限。同時，他們的人智學靈性修為，持續精進，比如每週一與週三早上 6:30，這些「歐洲圈」的領導菁英，都會聚集在社區的圓屋，以德語唸誦史代納心靈週曆。既然有堅實的中心思想，就不需要依靠外在的標籤認可，而有內在力量對抗主流權威的擺佈。

臺灣的華德福社群，在某個意義上，還站不上這樣的主體位置。我們或許還沒發展到足夠的成熟階段，能夠對人智學與華德福教育學作獨立的理解與詮釋，仍需要依賴西方先進的教導與主流權威的核可，作為自我肯認的標竿，內

在的力量還不足以自信的表達主體的觀點。加上華德福與史代納學校的品牌使用，牽涉到市場競爭與資源分配與生存利益，使一些學校更在意外顯的「華不華德福」，甚於在意教育的本質。

無獨有偶的是，Sekem 學校的阿拉伯基層教師們，一樣還沒有教育的話語權與主體立場，可能比臺灣教師距離更遠。在領導核心的眼中，埃及的老師們仍過度依賴權威、不夠積極主動，欠缺獨立自覺，需要大大地再教育。比如伊凡老覺得每次都需要她前拉後推，這些教師才肯往前走一步，跟德國人凡事立定目標、具體規劃、勇往直前，使命必達的工作態度非常不同。烏麗卡也努力透過合作學習和反省自覺帶師訓，希望讓教師團隊真正長出主體力量來。這幾位歐洲外師，就像父母親，帶領著稚嫩的阿拉伯教師群，成長前進。

行文至此，好像我在暗示，不應依賴外國人，否則就失了主體性？

恰恰相反。我的觀點是，萬物原本就互相效力、互相依賴，人也一樣。地球的永續發展，本來就要靠彼此幫助、彼此學習、彼此分享。這些年，臺灣華德福的發展，也是得利於國外友人的支持，而能大量深刻地學習人智學與華德福，帶來了珍貴的成長。我們覺知自己的不足，欣賞別人的進步，並虛心向學，正是韓愈所謂「師道」的精神實踐，也是一種開放的主體性展現。

四、沒有華德福教條的師訓

參與了三天的 Sekem 師訓課程，是我第一次參與沒有「史代納說...」「華德福是...」的華德福師訓。有的只是一起探索教育的根本課題。頭兩天他們探討的主題是：「未來四十年，我們需要給孩子怎樣的教育？」這個問題扣著 Sekem 以追尋社區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這樣的提問，恐怕是一般華德福師訓課很少觸及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史代納一百年前對我們未來的四十年說過什麼。

我所知道的臺灣慣行的華德福師訓模式，基本上要教導學員，史代納怎麼看生命、怎麼看宇宙、怎麼看人的發展、人的感官、怎麼看知識、怎麼看課程教學.....。我觀察學員們都認真學習，有些深奧難懂處也勉力苦思，期望有朝一日終能體會。大家兢兢業業苦心鑽研，也真的有所收穫。但我發現，這種師訓模式把學員「訓練」成「華德福」的教師，卻可能大大限制了自由探索的心靈空間。這樣的教師碰到疑惑的時候，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史代納怎麼說？該怎麼做才華德福？卻不一定看得見眼前的孩子與周遭的真實環境。可能這也是老阿布萊希為何告訴孫女不必再回德國唸華德福碩士的原因吧！

這次的 Sekem 經驗給了我一個不同的師培視野，假如我們也把史代納的框架先拿掉，直接跟學員們一起面對教育的根本課題，好如何認識孩子？生命

是什麼？自由是什麼？孩子的發展需要是什麼？怎樣帶孩子認識世界？未來的幾十年需要怎樣的教育？.....然後講師再適時提出史代納的見解，看看大家是否理解、認同，或是能否有更進一步的想法。這樣的上課方式，彷彿讓史代納又活了起來，到 21 世紀的臺灣，跟我們對話，一起探究人類發展的下一步。這很符合我認同的 Steiner (1996) 說的，用活的圖像教學，而不是把趨向死亡的思想注入學生的腦海。我們應該以真實的世界與真實的生命為師，而不是以活在上個世紀的史代納為師；我主張史代納比較適合當共學的助教，而他應該也會樂意吧！

肆、有朋自遠方來——一場意外的溫暖邂逅

原本我只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外來的參訪者，進到 Sekem 社區與學校觀摩與搜集資料，從沒想過自己也可以貢獻什麼。出乎意料的是，師訓的主辦者邀我第二天跟教師們介紹臺灣的教育，認為我可以提供嶄新的文化經驗，帶給大家觸動與啟發。我很樂意地接受了邀請，卻馬上焦慮起來，經過第一天的參與，我知道大部份老師聽不懂英語，需要有人現場翻譯成阿拉伯文，雖然大家都很友善誠懇，但是要面對四、五十位埃及男老師與戴頭巾的女老師，我感覺到巨大的文化藩籬，不知道要怎樣跨越。

苦思良久，靈感乍現，想起將近二十年前曾在臺東師院一場行動研究研討會發表過的一系列漫畫（成虹飛，1999），那是我試圖描繪身為一位師院教師在臺灣教育場域存活的處境。當時發表的時候，還曾引發這種形式的文本能否算作「論文」，是否具有學術知識合法性的激烈爭論。現在回觀，其實質性研究方法發展迄今，尤其經過後現代知識解構的洗禮，各種符號系統或藝術形式都是可能的真理探索途徑（Knowles & Cole, 2008）。而後我曾在許多場合用它當作教師研習的媒介，姑不論它的知識價值如何，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這十七張漫畫裡，隱藏著某種打開心門的力量，有助於讓人與人跨越藩籬，看見彼此。而今，遠在北非的回教世界，我再次想到用它來當作跨越鴻溝的橋樑！在這個資訊全球化的時代，拜智慧型手機與網路之賜，我 google 到這些漫畫的圖檔⁵，第二天順利地將它們呈現在阿拉伯朋友們的眼前。

我一張張地用慢速的英語解說每張畫的意義，再透過一位教師翻譯成我聽不懂的阿拉伯語，神奇的是，我看見他們臉上豐富的表情變化與眼神裡的光亮。我知道他們懂畫裡的意思，而且深有共鳴。我感受到，雖然語言文化如此不同，我們身為教師卻活在同一個世界，分享共通的處境與喜怒哀樂。我問他們覺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幅畫，他們一個個搶著回饋，直到結束還有人跑過來用濃濃

⁵ 感謝林紀慧教授，多年前幫我把這些漫畫做成了圖檔並上傳在網路上。

專論

阿拉伯腔的英文說，那些畫讓大家的心連在一起，而且讓他們體會到圖畫的力量，可以在教學中善加運用。假如，當初我選擇以一種制式的學術知識路徑向 Sekem 的教師團隊介紹臺灣的教育經驗，所產生的溝通效果與文化意義，應該會有懸殊的差異。

這些畫作，雖曾在許多場合與許多人分享，卻從未在學術期刊發表。而今，歷經二十年歲月的晾曬，它穿透隔閡、動人心弦的力量，依然不減。正如同 Shaun McNiff (1998) 所說的，藝術作為知識途徑所帶來的，是一種美學的「奇異力量」(Magic)，具有「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與奧秘 (mystery)」的特性，而不在於工具理性所追求的「可信度 (reliability)」與「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它能夠讓他人有機會解構視框，甚至燃起內在的火炬，開啟創作的動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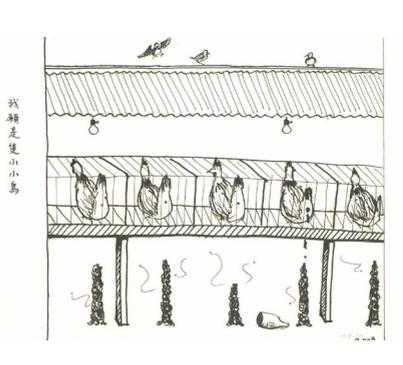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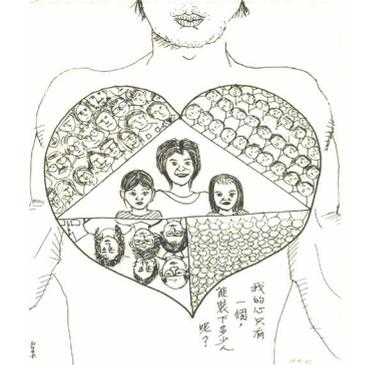
| | |
|-------------------------------------------------------------------------------------|--------------------------------------------------------------------------------------|
| 1. 做自己生命的作者，用這一生寫一首詩。 | 2. 是否越來越成為頭重腳輕、身心分離、知行不一的怪物？ |
|  |  |
| 3. 安逸地活在雞籠裡？還是當野生的麻雀？ | 4. 心只有一個，能容下多少人呢？ |
|  |  |

圖 1 行動研究漫畫

| | |
|---------------------------|-----------------------|
| <p>5. 腦袋只有一個，能裝多少學問呢？</p> | <p>6. 時間，剩多少？</p> |
| <p>7. 還是做個活在當下的舞者！</p> | <p>8. 一個默默埋頭工作的農夫</p> |
| <p>9. 面對強大惡魔孤軍奮戰的武士</p> | <p>10. 逗人開心的表演者？</p> |

圖 1 行動研究漫畫（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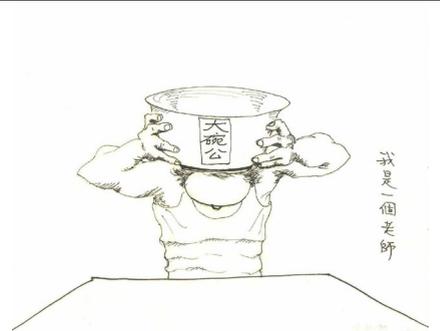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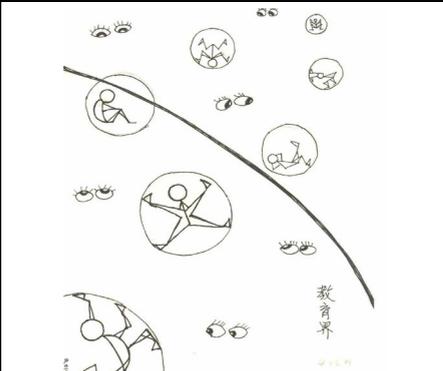
| | |
|-----------------------------------------------------------------------------------------------------------------------|-------------------------------------------------------------------------------------------------------------------------|
| <p>11. 穿大人衣裳的小孩？</p>  <p>我是一個老師</p> | <p>12. 一個乞求佈施的化緣人</p>  <p>我是一個老師</p> |
| <p>13. 能以真面目示人嗎？</p>  <p>我是一個老師</p> | <p>14. 相互箝制動彈不得的一隻螃蟹</p>  <p>教育界</p> |
| <p>15. 眾人監控的目光</p>  <p>教育界</p> | <p>16. 期盼同伴，攜手共進</p>  <p>願望</p> |

圖 1 行動研究漫畫（續）

17. 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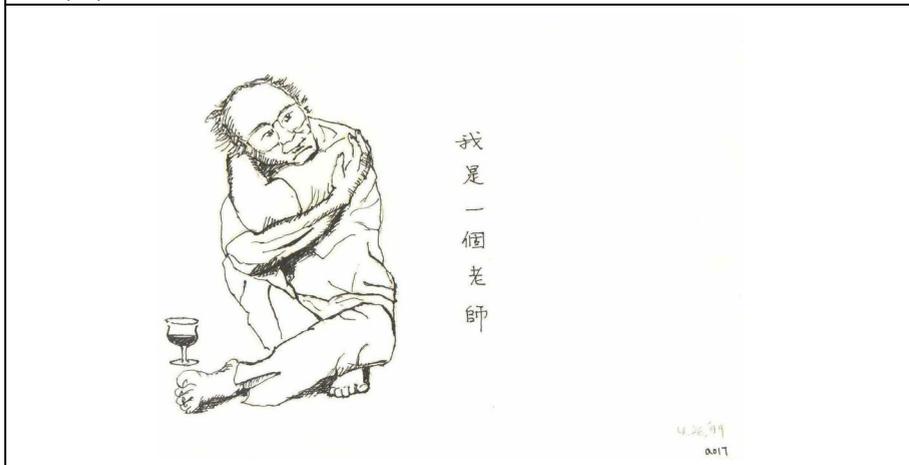


圖 1 行動研究漫畫（續）

資料來源：成虹飛（1999）。

讀者或許會質疑，這些圖畫如何能讓 Sekem 的教師們理解臺灣的教育？如何證明這樣的分享對他們有意義？我必須承認，這樣的交會只是一個短暫的邂逅，在這有限時空之中，我所能為者，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而已。回應這樣的質疑，我也只能邀請讀者自己也進入圖畫中，設身處地，自行去想像與體會了。要不然，我們或可想像，一個跑到埃及短期造訪的臺灣學者，要在兩個小時裡，對一群暑假來上師訓課素昧平生的阿拉伯教師，介紹臺灣的教育，面對這道我與他者之間的鴻溝，他如何跨越？這些圖畫，真的能幫他跨越嗎？如果願意聆聽，那些圖畫本身，或許有自己的力量去說明自己。

我何其幸運，在 Sekem 能不僅當一個外來的資料採集者、一個要東西的接受者；同時，我竟能也有此榮幸，可以是個給予者與分享者。我可以是被他們所感動的人，也可以是感動他們的人。一種相遇的知識，在人間流動萌芽（成虹飛，2014）。

或許這些圖畫，作為臺灣教育文獻中的另類，可以透過這次異鄉越界、天涯比鄰的 Sekem 敘事中，有機會流傳下來，在此學術平台中發表，與正在閱讀的您相遇，當作一個另類知識生產與流通的踐行案例。

伍、結語

在本文的開頭，我曾經提出對於華德福教育在臺灣發展的困惑，這一趟 Sekem 之行，我抱著探尋的心情啟程，也帶著滿滿的收穫回返。當然，一次短期的參訪，不足以讓人找到完整的答案，而 Sekem 也不能被當作完美的典範，提供所有的解答。至少，Sekem 的存在與經驗，給予了我們以下的線索。

首先，理想的教育，不能只關注在發展理想的學校，而需把學校教育視為社區整體的一部分。如果理念教育變成只是社會優勢階層為了自己的孩子而辦的另類學校，它無可避免會走向封閉與隔離。學校應為社區整體福祉而存在。以 Sekem 為例，學校應屬於社區的文化部門，和社區的經濟與社會部門三位一體，共同支撐社區的永續發展；社區本身更應被視為一所活的學校，不論大人或小孩，都屬於此學習的大家庭，持續內在的生命發展。

其次，理想社區與學校的創立與發展，須有深刻一貫的中心思想，一方面根植於自身的文化信仰，另一方面銜接於時代的進步文明。如同園藝中嫁接（grafting）的原理，一棵果樹往往需要在既有的砧木上嫁接其他樹種的枝條作為接穗，才能長出健康美味的果實。例如「李接梅」，李子樹作為砧木是母株，有強壯的根系，能提供豐沛的養分並有抵抗力防止蟲害，更能適應環境，梅樹的幼枝作為「接穗」，能因此提早開花，結出更大的果實，所產的梅果會帶有李子味，而產期也會接近母株原來的時間，反映出原生樹種的在地特性⁶。然而，嫁接是個容易失敗的過程，需要依靠園丁豐富的經驗、技術與用心的照顧，砧木與接穗兩者才能密合為一⁷。這人為化育的部分，也是農業 agriculture 一字的字源中 culture（cultivate 栽培）一字的由來⁸。

Sekem 的母文化根植於埃及的伊斯蘭文明，如同砧木；而這個社區所實踐的人智學、華德福教育與 BD 農法，源自歐洲，猶如接穗。阿布萊希與他的工作團隊，猶如園丁。透過這樣跨國的努力，化育出一個有別於阿拉伯傳統，也有別於歐洲原汁原味的新品種。相對於主流教育，華德福教育被視為一種另類；但是華德福教育本身，也有將自身變為另類教育中的主流的傾向，而 Sekem 社區和學校，正好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提醒，成為另類中的另類，讓教育的內在火

⁶ 參考鄭永銘（2015）。

⁷ 有關「嫁接」的譬喻，受到一位德國資深華德福園藝老師 Carsten Tiede 的啟發。他教每一位華德福中學生嫁接一株蘋果苗，種在學校農園，細心照顧，學生高中畢業時，將蘋果樹帶回家，當作畢業禮物，其中深意，不言可喻。

⁸ 參考維基百科（n.d.）。agri 則是「田畝」之意。

種，不至於在主流化近親繁殖的封閉體系中淹滅。

文化的發展，始終存在著主流與另類之間的辯證張力。健康永續的發展，不在於一味的緊抱主流，也不是一味的追趕另類，而是如同 C. OTTO Scharmer (2018) 所建議的，我們需要「開放的思想—好奇心、開放的心靈—仁愛、與開放的意志—勇氣」，能夠鬆手讓過去的流走，並展開雙臂，向未來學習，才能真實地活在當下 (presencing)；相反地，如果我們被囚禁於封閉的狀態，我們的思想、心靈與意志，將受到無知、仇恨與恐懼所盤據，變成是一種流失的存在 (absencing)。讓主流與另類產生良性的對話與交會，甚至融合成新的可能，方能有利於永續發展。正如同杜威 (Dewey, 2007) 在《民主與教育》一書中所言，民主社會發展的原理，在於社群對內共享資源，對外開放學習。

SEKEM 的案例，啟發了我們越界連結的智慧與力量。阿布萊希勇敢地將基督精神聯通到自己的回教信仰，讓歐洲的文化與北非的埃及文明接壤，把 BD 農業與市場經濟串連，更將社會、經濟與教育融為一體，落實於社區生活之中。而身為來自臺灣的教育訪客，我也順理成章接上 Sekem 的頻率，透過另類的知識媒介，用行動研究的畫作來開啟阿拉伯教師們的心房，讓彼此看見。

回到最根本的思考，其實主流與另類的張力，源自於我與他者之間的對立。自我的生命發展，當然不能心懷恐懼地想把他者消滅，而是要放下自我的耽溺，如同 Rudolf Steiner 所言，成為無我之我 (selfless selfhood)，慷慨地向他者學習，透過他者來理解自己。自我的圓滿，需要他者的成全。讓他者的存有本質，點亮我的內在，並向外閃耀，反之亦然 (Katz, 2011)。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方為生命開展之道。答案，不在別人身上，也不是光憑自己所能獲得，不如一起，攜手共尋。

最後，回到臺灣教育發展的脈絡。108 新課綱即將實施，其中揭櫫的「自發、互動及共好」的課程理念，呼應著 201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結合多個國際機構在仁川共同通過的面向 2030 年教育的「仁川宣言」，宣示「確保包容、公平、優質的教育」(UNESCO, 2016)。兩者共同的理想，就是實現全民享有終身學習的機會。這是普世的價值，也是崇高的目標。而實現這樣的願景的最大挑戰之一，筆者認為，就在於跨越自我與他者之間差異的鴻溝。以當前臺灣的教育發展而言，在文化歷史教育呈現了臺灣認同議題的對抗，在性別教育也有同志議題的拉扯，在主流教育與另類教育之間—包含在華德福運動內部，也有融合或排他的張力，這些對立都跳脫不了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處理的矛盾。似乎，想要改變他者甚至消滅他者以此確認或鞏固自我，是一種很難轉化的集體反應模式。本文希望探索的是，如何讓鴻溝兩端的你與我，找到通往彼此的道路，有朝一日，共同實現「education for all--屬於所有人的教育」的包容理想價值。

致謝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文是由行政院科技部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105-2410-H-007-078-MY2 以及 104-2410-H-007-073-) 成果修改而成，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王智弘(2018)。**華德福靈性教育的時代意義**(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w9yv6p>
- 成虹飛(1999, 5月)。“我在幹什麼？為什麼？”一個老師的畫冊。「**行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國立臺東師範學院，臺東市。
- 成虹飛(2014)。行動／敘說探究與相遇的知識。**課程與教學季刊**，17(4)，1-24。
- 成虹飛、顧瑜君(2004)。行動研究。載於謝臥龍主編，**質性研究**(頁127-176)。臺北市：心理。
- 吳比娜譯(2016)。**明日的農場**(T. Groth 和 S. McFadden 原著，1997 出版)。宜蘭縣：財團法人臺灣人智學基金會。
- 吳學儒(2015)。**懸缺的同志教育—我的生命敘說**(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832rnt>
- 陳恬慧(2016)。**道法自然—「我」生存在這片土地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論文)。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qj54h2>
- 黃斐功(2012)。**走出自我囚籠的迴圈：一趟用畫敘說生命的旅程**(私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684ehr>
- 張維國(2017)。**平民化的生機課程：一個另類教育者的行動敘說**(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論文)。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r2vw4c>
- 鄭永銘(2015)。**為什麼果樹要嫁接?**取自 <https://www.masters.tw/23942>
- Abouleish, I. (2005). *Sekem: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in the Egyptian desert* (A. Cardwell, Trans.). Edinburg, TX: Floris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London, England: Sage.
- Dewey, J. (2007).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Cirencester, England: Echo Library.
- Elliot, J. (1988).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outsider-insider relations.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2), 155-166.
- Katz, E. (2011). *Core anthroposophy: Teaching essays of Ernst Katz*. Great Barrington, MA: SteinerBooks.
- Knowles, J. G., & Cole, A. L. (Eds.). (2008). *Handbook of the ar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thodologies, examples and issues*. London, England: Sage.
- McNiff, S. (1998). *Art-based research*. New York, NY: Jessica Kingsley.
- Richardson, L.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923-948). London, England: Sage.
- Scharmer, C. O. (2018). *The essentials of Theory U: Cor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 Steiner, R. (1958). *The agriculture course* (G. Adams, Trans.). London: Bio-Dynamic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sarchive.org/Lectures/GA/index.php?ga=GA0327>
- Steiner, R. (1964).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M. Wilson, Trans.). Dornach, Switzerland: The Anthroposophic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sarchive.org/Books/GA004/>
- Steiner, R. (1972). *The threefold social order* (F. C. Heckel, Trans.). Dornach, Switzerland: The Anthroposophic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Retrieved from https://wn.rsarchive.org/Books/GA023/English/AP1972/GA023_index.html
- Steiner, R. (1996).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R. F. Lathe & N. P. Whittaker, Trans.). Dornach, Switzerland: The Anthroposophic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sarchive.org/Download/Foundations_of_Human_Experience-Rudolf_Steiner-293.pdf

專論

UNESCO. (2016).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SDG4 – 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656>

Wikipedia (n.d.). *Agricul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griculture>

Seeking Each Other in the Alternatives: Inspirations of the Sekem Anthroposophic Community and Schools in Egypt

Hornfay Cherng

In the summer of 2018, I visited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s at Sekem. I found that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s were so unique that they could be seen as alternatives to most other anthroposophic institutions. It was an enlightening and inspiring experience, which made me reflect upon the core issues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whole vs. parts, self vs. other, and the mainstream vs. the alternative.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mixed-genre writing, this paper was written in a narrative and commentary form. In the former part of the text, I was an outsider, focusing on integrat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schools.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text, my position shifted from a visitor to a participant. I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Sekem through different paths, and presented it from observation to sharing. Such a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was inspir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can be resolved.

Keywords: Sekem, Waldorf education,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self and other,
mixed-genre writing

Hornfay Cher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Hornfay Cherng, e-mail: hcherng@mail.nd.nthu.edu.tw

專論